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七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_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_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_臣仲耀淞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七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

二一名趙
州先賢傳

呂訓導傳

訓導名不用初名必用字則行紹興新昌人也十三歲應元至正鄉舉未午而出院主文者奇之索其次場文不得既而知其不終試時不用講學念已宋忠臣億後不當仕元

世因改必用為不用字則畊每以疾居石鼓山未聾也曰吾聾遂自號石鼓山聾學者宗之皆稱為山聾先生及山聾子云不用傳孔孟之學而故以文豪嘗與天台陳東之會稽王宗成廬陵曾伯曼金華宋濂青田劉基為文友會基以青田寇起奉其母避蕭山包與善家不用與之游時基罷叅謀征海已喪師乃復將應達實特穆爾之聘時人漸薄基謂基何人先生乃相結若此不用笑而領之洪武初基首薦不用不用辭之曰吾已不用矣既而再薦不得已姑以明經行修辟授

本縣訓導時兵革初靖士不識文藝不用疏六緯四籍
諸史之學授生徒且身為率先一時岫然嚮化是時居
珠浦之里遂稱其里為善政鄉鄉人嘗相語曰即有不
平叶蒲姜切莫入善政鄉後引疾解官累辟不復起乃以遷
居東窳山改稱曰窳西牧所著有牧坡稿得月稿力田
集行于世

論曰不用精理學新昌餘姚山陰會稽蕭山多能言心
性自不用始若其文則汪洋乎李杜渢渢乎翺翔班揚

之林景泰中祭酒蕭鎡曾頌之而惜乎不用雖然已用之矣

明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傳

公信民本名誠以字行新昌人中永樂十三年鄉試授工科給事中使江西疏諫五事正統八年遷廣東左參議高雷廉諸府盜起信民親統兵進勦斬其渠盜平按察使郭智行不法信民劾罷之既而黃瀚代其任其不法乃甚于智信民復具劾而瀚受智指還訐同詔獄既

而直信民坐瀚罪去當是時廣民赴闕為信民奏辯者
凡萬人無何英宗北狩詔以信民守白羊口有功黃蕭
養之寇廣東也圍廣州數月守土官不能禦賊但閉城
毋出入鄉民既無所逃匿而城中民出覓食輒為賊殺
民苦之羣思信民在不致是會賊下令毋殺楊參議家
口有縋城者必詢曰非楊參議家耶以故廣民在京者
伏闕乞信民上乃遷信民左僉都御史往撫之信民晝
夜馳及至從賊營中藩輿前呵之曰舊參議楊公來賊

驚愕環輿願得一親見公面驗其真信民乃撤藩坐露車賊見羅拜泣下曰是也公在奴何敢爾今請伏樁質聽公所為信民攜賊却十里外開城發庾廩給民佩木牌縱使出入賊見牌曰此楊大人所給也不敢犯既而遣吏齎檄入賊營撫諭賊大喜簪花設宴約曰請聽撫信民復單騎出城遍慰諸民之逃匿者賊衆見信民皆倒旗伏地各泣下訴狀信民坐諭之是日降者數萬人未幾信民將題請議安挿驟病死廣民縞素號哭不知

所為賊亦統衆入哭祭而于是廣州復圍其後董興討平之上乃思信民諭祭謚恭惠

論曰二正賊多以撫誤信民故能殺賊者至是獨用撫其信之者深也勦撫貴務本董興以勦勝究之根株未靖賊禍延蔓者且二十年廣人思信民奏請立祠宜哉

家忠襄公傳

公諱吉字宗吉餘姚人少舉生員教官以贄薄朴之公不平起碎所衣衫辭先師出乃以儒士中正統九年鄉

試故事中式不由生員者謂之儒士入場既而中景泰五年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例十三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惟廣東司則并治錦衣衛卒錦衣故號橫而是時衛長門達尤縱惡日陰持司事卒付司司好遣之無敢以怒容加者公獨治所犯如他犯卒大憾至詈公曰毛葛刺公嘗遇門達西街諸官避馬去公過之以一手舉鞭達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於是百計求公過無有會公以病誤朝叅下衛衛卒聞之譁且走

報其長曰毛葛刺至矣掄巨杖及彊有力者待公公至杖不過十五骨見適有僧同繫傳以良藥得不死既而例復職循次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嶺外多流賊而公以分巡嶺東督戰守陰除其奸宄可為患者嶺東民仗之於其將去鳴鼓控撫按萬首拄地願借公一年先是程鄉民有羅劉寧者倡亂為官軍所滅其黨楊輝逃贛之安遠陰集餘寇于江廣之界會官軍征廣西不及勦公不得已招之暨公去而輝等復聚張幟肆剽殺雖急

借公返題留而賊勢已成方是時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謝瑩者一據龍歸一據石坑次第寇安遠并福建上杭破之于是將尅期攻程鄉公還任立召縣官料民壯并檄旁近官軍得七百人裹糗倍道行即日越三站而舍度去石坑近辯明掩至坑賊有負米入坑者覺之出三千人陳山下官軍見賊衆驚却公乃呼譟抽刃先官軍行官軍涌而進公連斬二人力戰自辰至午賊敗走追之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級既

而乘勝連破龍歸及寶龍諸峒獲謝瑩前後擒斬計一千四百有餘而公士卒無一傷者狀聞未報會高雷廉三府苦賊殺請公往往則數百里間無民居分守都指揮官嬰城賊或十許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百千過城下無敢問者時海康知縣王騏能殺賊為衆所嫉公至雷賊劫大體村移都指揮出擊之不應再檄再不應公即督騏領民壯躬戰賊所賊敗斬首數百級奪回被擄子女無算既而賊分三支來攻吳川縣公諜知其一近河即命騏乘小舟

出賊不意破之斬賊首六十餘級而二支已遁至是朝廷嘉公勞陞本司副使降勅獎諭委以全廣軍務使便宜調度而騏亦得陞本府通判成化元年賊從惠至韶寇翁源公被新命遂帥官軍二千人兼程進斬獲百餘級賊西奔既而新會復告警時王騏已戰死公召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帥官軍三千人民兵倍之至火嶺與賊戰賊走斬獲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里而舍時二鼓召諸將曰賊營前畎而後箐敗必入箐明當分兩哨陰據箐

後而我以精銳衝吸前可盡殪也遂期曰雞鳴蓐食當進
兵是夜雲霾無月星後期不得已三哨竝進賊果敗入箐
公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而賊多遺財狼戾官
軍爭取之賊俯瞭見官軍爭且譁以為可圖遂擁衆馳下
刺潘官軍亂爭營門出賊迫之右哨指揮閻華者力戰
公命他指揮援他指揮不從華馬蹶被刺諸哨潰竄公
勒馬持刃呼遮之不止從吏廖振請公走公叱曰事至
此走將安之且予可先衆去乎且歟且戰賊合力趨公

公猶斬數人刃折遂遇害先是嶺表無殺賊者惟公與王騏協力騏大理人正統貢士由冑監出知海康縣至官卽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輒擊民賴以安獨守將惡之乃以力戰先公死至是有司聞公事及騏贈公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謚忠襄而騏亦得贈本府同知初公出師時布政以犒銀千兩委懷遠驛丞余文者攜之軍中自出師至是已約用十之三矣文憫公之死貧無以喪密以餘銀七百兩付公僕歸是夜僕之婦忽出廳事

據席舉止如公狀呼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夏憲長者按
察使夏塤也家人驚走告左解經歷時僉事胡榮急來
視婦瞪目拱手曰非也頃之塤至乃起揖言曰吉以身
死事無憾獨是吉生平清白公所知也今吉死而余文
以所羨官銀七百兩密付吉家是欲使生前清白之身
而反含垢入地也而可乎願亟還官銀無污我言畢仆
地甦明日其子科具詞捧銀還官而文坐監守自盜以
原情免罪知縣陶魯巡按御史葛萱上其事且請祠祀

大學士丘濬等核之予祠子科由廕監生登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雲南按察使其捧銀還官時年十二

奇齡曰順成之盜盛于南服然皆守撫養成之嚮非弘正儒臣為之掃除則蔓草難圖何翅綏冠然則公之忠勇其亦先守仁而興者與論語曰德必有隣王騏從古討賊先公而死其于臨難致命之節有同契焉世傳却金事以為怪異而致忘伍胥杜伯之有前烈則亦未入宣室哉

附錄 忠襄事載諸書甚備然總無異同惟浙按察使曾蒙簡所為墓誌不得見所見者丘濬傳柯潛墓表方獻夫祠記及其子科所述優免帖文耳若帖文又云丘濬楊守陳劉定之皆有文記其事則亦未見忠襄死于雲岫山賊營諸傳皆然獨墓表云賊黨二萬餘自他所至遮官軍歸路前鋒閻華戰死公被害而優免帖文又云兵科抄出廣東監察御史涂斐據新會申文某統官軍與賊對敵斬開賊排柵放火燒毀賊巢烟起不見賊伏四面起當陣殺死副使某等因各有不同今從丘濬傳分省人物考云楊輝程鄉據上下寶龍峒似程鄉亦賊名矣楊輝本程鄉賊耳又墓志有平海寇李斌一事今以不見墓志不敢載

僕婦請夏憲長時傳稱吳希仁來視而優免帖文稱胡榮今從帖文

祠敕有生前盡節死後却金諸語見
建祠公議因不見全敕故不錄入

忠襄官止嶺東而勦賊在全省者以天順八年所降
敕中原有凡廣東所屬各府州縣地方但有流賊土
賊即便同總兵巡撫三司等官設策督調官民人等
相機勦捕其領軍官員不聽調遣者逕自參奏拏問
治以重罪凡勦賊良策隨便施行則其權已重于巡
撫矣以一人之力而勦全省之寇以伍伯之少而禦
萬千之衆位微
任重寧無敗乎

予承乏史館分題偶得先公名即以此文
點竄付錄史生故有附錄數條今并記此

明少傳謹身殿大學士文正謝公傳

公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

三殿試復第一遂由修撰陞右諭德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孝宗嗣位以官僚恩陞左庶子兼侍讀御馬監少監郭鏞請豫選女子入宮或諸王館中習禮誦書為冊封諸妃地遷疏爭曰伏聞陛下用內官言欲預選后宮以廣儲嗣誠善但山陵未畢諒陰可哀陛下富春秋中宮得人則其餘嬪御以貫魚進未晚也臣聞九經之義遠色為先陛下嗣服伊始奈何以宮闈細故為首德累帝善之時帝方嚮學遷務積誠以開聖聽每進講必先

期習誦如在侍及講從容詳警甚稱帝意弘治四年加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時尚未終制辭之服除始拜命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章服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孝肅太后崩禮官舊擬與孝莊太后並祔太廟至是遷請別祠如周祀姜嫄禮立奉慈殿祀之時承平日久政令漸弛內官驕縱成習遷思豫遏之故于皇太子出閣首疏以親賢遠佞勤

學戒逸為皇太子勸且裁抑諸內官立科設禁將以是
廓清近倖而勢未逮也帝大漸召遷至御榻執遷手受
命武宗嗣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遷于是時即乞去薦
吳寬王鏊自代詞甚切摯正德元年逆瑾等八閹號八
虎亂政言官劾下閣遷與閣臣健堅持必殺瑾等會尚
書韓文帥百官伏闕論約遷等中持語泄事遂敗遷等
連疏爭不允遂乞去先是遷力抑近倖凡瑾所欲為皆
遏勿與時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各司內侍多作奸

集賄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軍不隸本兵空名給食遷
既已條奏請禁復勅曹司搜覈開覆必逐事布飭而後
已瑾等銜之至是憾甚下遷疏令去然猶以顧命臣尚
頒敕給驛月廩歲隸臨行賜金幣衣履如故及既去而
吏部尚書焦芳繼入閣嘗憾遷舉寬鰲自代而不及已
瑾又以閣議時遷嘗訾訾刺刺切齒欲甘心于遷遣偵
四出伺遷事無有會詔舉懷才抱德餘姚周禮徐子元
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同試吏部中有文用恭顯語者

瑾大怒詔獄榜掠剝刺械之戍鎮番而以四人者遷鄉人其草薦舉詔則健為之矯旨黜健遷為民而逐遷弟兵部員外郎迪子編修丕削籍榜禁餘姚人竝毋得為京朝官五年瑾誅詔復職致仕至世宗入嗣言官始連薦遣存問起弟迪叅議子丕復翰林官遷乃遣子正入謝疏曰臣猥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思圖報稱乃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自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填得覩聖明如臣

衰朽亦荷軫恤不加之負國之誅反錫以優老之典顧
慈恩厚效死何時惟有一言少資獻納仰惟聖性睿哲
本屬生知而聖德成就當加問學是必謹一暴十寒之
失而後可積以日就月將之功夫一日萬幾未易周通
而一心萬化惟在知要若夫軍民利病政治得失則所
司者能言之矣疏聞帝溫旨慰勞蔭子正中書舍人嘉
靖二年復令有司存問五年用楊一清薦起于家進少
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然遷以老疾即求去嘗在

舟中繕二疏不上而帝待遷厚每天寒免朝叅除夕賜御製詩以郊祀賜織錦大帶及以病告則太醫賜藥餌并給酒米而遷竟以疾辭去十年卒年八十三謚文正諭賜祭葬遷器量弘達而處事敏決每中機要火節寇大同遷為決策驅去而部計以邊警加饟每議增南折銀三分之一遷力沮之然警亦尋息荆襄流民激變遷撰旨區置急令附籍附籍則流者自止時編戶約三十萬會有阻其事者忽中止而餘衆遂叛其審要如此遷

為晉謝太傅後致仕時居東山第四門著東山誌子不亦以解元登進士及第歷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世其家

論曰弘正間多名臣而遷不務為赫赫自處方幅衆莫之撓故忠誠敦慤始終不渝此當時詰詞所稱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者與遷在內閣與劉健李東陽同官顧健敢任事而資遷之謀斷東陽善文曲而遜遷之亮直出處可否不激不阿夫其抑昂于二

君之間者槩可睹已

附錄 諸書載謝文正會試薦第一因本房是兵部主事趙瑤名位輕故抑置第三而墓志稱主考丘文莊賞之拔置第三則矛盾矣世但以文正兩踞第一而會試稍抑故為此說耳然文正子亦解元探花而會試第四亦是僅事

餘姚薦舉入試文用蕭傳恭顯語刺瑾故瑾怒下詔獄謫戍而史料云四人上疏求用天下無未試求用者况止求用則瑾何必一怒至此

兵部侍郎呂公傳

公獻字丕文浙江新昌人成化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孝

宗登極擇可使交趾者賜獻一品服應詔獻至交趾頒
誥諭宣朝廷德意交趾悅濱行相率為餽饗至捧珠貝
填橐中獻不受人未知也龍川土官趙源者索交趾金
錢使者上其事曰天使回禮有餽遺猶峻拒不受趙源
何人乃黷貨無厭一至此上聞其言訊之然後知獻却
餽狀而宣之于廷太監李廣擅選富兒為駙馬受賂廷
臣莫敢發獻劾罷之時京師雨雹日食東南諸省皆大
疫又孝陵灾獻抗疏陳闕失會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倚

宮掖勢燠灼每游宴後庭出入無禁忌前後李夢陽羅
玘皆得罪去廷臣久嘿嘿獻乃反覆極論上怒詔杖三
十下鎮撫獄既而以言直釋之遷禮科轉應天府丞復
改順天武宗耕籍獻為執事官率保介趨蹌儀甚備上
顧之曰是官善行禮寧不可作禮尚書耶時瑾用事獻
無賂不調雖上諭置不問久之進為尹又久之進南京
兵部右侍郎劉六寇江介凡三過南京以獻有武備不
敢入既而致仕

論曰史嘗謂清畏人知然未嘗不知獻則有之獻歷官三十年無贏財止構一室榜之曰清白

贈太僕少卿原雲南道御史捐齋謝公傳

公愉字如卿上虞人嘉靖進士授浦城知縣行取擢南御史武定侯郭勛奏請復天下鎮監愉劾勛妄奏勿議復天下快之尋使雲貴疏論兵部尚書張瓚刑部尚書周期雍大學士翟鑾皆相繼罷去獨論嚴嵩竄激切上不用然亦不罪愉時嵩為禮部尚書值其自陳時愉以

大臣巧辨誣罔痛責之且言兵部尚書張瓚貪而優柔以本兵而壞天下之兵禮部尚書嚴嵩貪而狡狠以掌禮而壞天下之禮二臣雖不同其欺君誤國則一也宜其莫逃聖鑒而任用不衰必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集事取其才而略其德耳乃嵩以貪墨非聖主所惡而日益污濫一時臣工亦復以廉靜非聖主所尚而競為貪婪風俗下趨歲異而月變欲望世太平難矣今夫郡縣小官犯賊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峻法而大臣狼

藉鉅萬置不以聞真所謂縱豺狼而搏雉兔也疏凡數
千言嵩見而憚之會愉自雲貴還臺一時稱古之遺直
薦留雲南道嵩亦百計要結且啖以美官愉不顧既而
按四川聞邊警遂上疏曰堯舜誅四凶而蠻方率俾今
之四凶則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陛下已誅其二
矣何難盡屏之以全堯舜之功哉不報會愉以母老乞
歸未允嵩乃乘京察除愉名愉歸奉母所居室寂隘名
狷齋世宗崩詔錄前言官未拜命卒御史周弘祖為特

請于朝贈太僕少卿其疏有曰臣嘗輯錄嘉靖以來章奏見原任監察御史謝愉所論武定侯郭勛及禮部尚書嚴嵩皆人所不敢言者乃為逆藩父子切齒中傷退閒之後且不知存亡下落未識彼省撫按亦曾舉及本官否夫如此忠藎際此明聖而使與草木同腐朽而不得被一命之榮殊可惜也

論曰誰毀誰譽三代之直道而行不其然與愉之劾嵩弘祖之薦愉皆古遺直而愉自名狷惟直故狷朝有如

此臣而不能用嘉靖之業可問耶

張中丞傳

中丞名元冲山陰人以嘉靖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拜命而泣或問之曰吾祖為是官曾以直諫萬貴妃擅寵賜杖吾父逢禁日必出血衣陳祀之且涕洟曰子姓有為是官者其毋忘此血衣哉吾今為是官是以泣蓋其祖以弘本科都其父景琦則以部郎知桂林者也時嵩初入閣元冲首疏嵩心術不光不宜在帝左右不報先是

九廟災上刻意營建曾以木工郭文英有技愛之加工部帶俸右侍郎至是工成廕其子文思院副使而文英嗾復請辭已所受俸改廕兄子乃復以其兄子為鴻臚序班元冲疏爭之謂文英賤工本以繩墨斧斤之能奔走冬官忽遭逢廟建致濫名器以無何廝役而帶俸竊銜其為非分已甚矣今復冒叨恩廕在文英者慚悚引咎不暇乃復敢狎恩抗求自處非法小人之貪肆一至於此且文思院非他文英出身之所也工技必各安

其業而後有濟今文英既已踰越而復不使其子弟安于其業此何意乎上怒不納會織染太監以上用羊羢未給請尚衣孟忠齋敕僦造而元冲復爭之謂嘉靖元年既已停罷中使僦造歷至二十年間始遣尚衣李鉞偶一督辦然即已徵還此在神聖愛民其為防微杜漸者如是其至而小人罔上重溷聖聽其罪可殺且內官之出必有京師巨黠投充家人名色于其奏帶常數外增一二十輩依附撥置需索騷擾甚至較轢司府筆縛

官吏此所係匪細也上益怒不納然卒以其言直轉外
為江西叅政既而進廣東按察使巡海擒海賊徐碧溪
何亞八敘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監司第一補江右布
政轉左尋以右副都巡撫江西時閩廣流賊犯境元冲
疏請便宜統叅議趙鏘副使陳柯暨指揮屠垠杜喬廣
東都司孫教浙直冠帶千戶龔綸等各領兵堵剿日有
斬獲遂驅賊出境而其渠犯贛者殺官吏劫倉廩焚掠
贛撫得罪內官與政府憚元冲直畏其入用并嚙之勒

回籍元冲少從王守仁游與同里錢德洪王畿徐珊共
闡明良知之學而元冲尤以氣節自勵曰人之生也直
守仁嘗稱曰吾門不乏上知之士至于忠信質諒無如
叔謙叔謙元冲字也又元冲嘗讀書浮峰山寺守仁顧
而登其巔嘆曰此山卓絕不羣叔謙似之為題浮峰書
屋而去嗣後學者遂稱元冲為浮峰先生

論曰元冲祖父皆名臣以弘以建言得罪而景琦為郎
忤中官謫判始知桂林元冲其繼志而興者與姚江之

門有二一以領會一以踐履元冲與畿珊同學而元冲
冲然已

西河集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七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

三名越
州先賢傳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吳公傳

世職孟明
邦輔附

公兌字君澤少儻本紹興籍以例入北監中嘉靖三十
八年會試授兵部主事越十五年陞為郎莊皇帝即位內
監乞門蔭持例不可司禮責部易兌疏兌怒將奏之司禮

惶恐謝會北部入塞掠榆林太原議徵宣大兵入衛兌獨抗
言勿徵宣大兵寇當退不過灤一步邊兵擊其歸可得志而
廷議已決寇果去無邀之者隆慶三年轉湖廣叅議值大征
古田將調麻陽兵制其奔軼兌直遣土司遏之明年陞山東
按察副使備兵霸州立保甲法塹涂布壘亘木斷道以捕盜
是時北部新附諸邊覘叛服以定嚮背總督王崇古應代廷議
難其人咸推兌即于是年擢僉都撫治宣府乃先減屯額墾
荒土繕垣繚臺別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崖訖于黑漢嶺烽堠

屯墉咸甃而崇之昌平陵園無捍蔽護陵軍駐山南其
東北挺出塞外單弱克拓其城障北自龍門所東至靖
邊堡橫絕北地三百里遷嘉靖間所納史車諸部屯實
之時北部多梟黠嫚漢吏而俺答弟把都兒子黃台吉
尤梟悍喜鬪薄市賞心非父兄所為每貢俺答以已馬
代進得賜物抵地不肯受克于市日值俺答與諸子弟
獵百里外窺其營近塞與官軍相望克率五騎出導二
旂直趨其營北部錯愕咸控弦導者呵之曰軍門來北

部咸拜謁問狀曰按爾軍且行犒耳北部乃獻酪行禮
請遍觀其軍薄暮返王崇古聞之大駭遺書規之兄報
言是行有三利審料虛實一推心置腹二彼常輕中朝
無人吾以隻身入虎穴指揮十萬衆示以無恐使彼知
所畏三若夫意外之變則其酋在遠請命無及擅謀妄
動又非彼中法吾豈不籌之哉初黃台吉娶婦生扯力
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色衰復棄之
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庶孽乃復東掠史車就婚于朶

顏值扯力克請賞兒叱曰爾父反不畏誅更乞賞為對
曰父棄吾母吾無如何矣能止父反乎兒台前語曰聞
爾兄弟皆失職吾取爾部騎歸爾爾能報我忠朝廷乎
泣而對曰能曰爾父腹心惟革布耳布誅奪爾部騎依
姑多羅而五路兄弟亦奪故騎合大成台吉彼二家者
素與爾父郤力足抗也扯力克唯唯遂殺革布而約擺
腰兀慎盡奪父部騎而于是台吉頓衰兒又使其將邀
把都兒酖之其子青把都怒請絕貢擁兵至塞要以十

三事兑召前為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試聽
吾礮聲可耳言畢千礮並震人馬皆辟易乃乞貢去貢
市初起無制度兑始定番部貢儀與通使之禮我使用
白衣至北庭隆重北使入遇叅游于途避馬下立言事
則跪置譯館以五銳士夾一使加扃鍵焉每市阻酋長
墻外按部犒給所市馬良者予直七兩七軍共領之遞
而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密後來惟謹守繩度而
已番部習侵盜雖款塞亦且諱于市或潛盜所鬻馬以

去兌使挾梃伺擊之曰孰令汝為市而盜乎哈不慎盜
馬擒三人哈獻馬請釋不與哈奪之去兌閉關停市告
諸部命發兵討哈諸部懼共追還所奪以哈馬九九謝
死罪乃舍之打刺名安執關民要貨兌聲罪諸酋共收
其畜千獻之表聞詔以賜諸部諸部愧服兌居上谷久
威信素著且嘗以不測賞結諸部心東貴者青把都女
也嫁東部隨父入貢與邊吏言稱已貧兌諭貴昆弟每
一馬取紬一畀貴貴得紬二千感泣去後東部入寇命

克偵之謀從東貴帳中來具知土蠻生于亥避太歲不
寇其弟莊免兒病不能騎今掠岔河以東者特零騎數
千耳始遼帥恐敵用衆且未知所向軍廣寧以待之及
得報亟以兵趨西堡擊其歸斬數百級賜克金幣朵顏
操蠻以其姊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攻毀鴉鵲寨殺二將
薊督奉詔責問策于克克報曰上策悞之以形姑解之
以驕其志俟其弛備而擊之上中策奪之以聲薊門先
出師以明必討而又料軍于宣雲若合擊者乃示意台

吉俾得禽獻以自贖中上令從中策果縛阿都赤等十
七人梟鴟鵂寨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萬軍
多積逋兌疏請赦逋罷汰令流人歸業者原其負給以
牛種由是耕者雲集穀賤于中土兌善制火器造將軍
砲百滅鹵砲千三眼鏡萬舊砲重難轉兌創雙輪車隨
營轉向舊砲楔木多震死兌易以乾土氣完不震北部
嘗笑砲如雷然災者當之能再擊耶器成引北使觀之
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萬厯元年陞右副都

兵部右侍郎四年遷左七年以原官總督宣大俺答佞佛將西謁番僧寄帑于兌留旗箭表信而去道出西涼塞諸邊震聳兌使繞賀蘭背行勿近邊第恐既西必以兵力併瓦剌陰求得瓦剌為俺答俘者勞遣之授以計令好迎俺答而陰襲其後俺答大挫至西部不歸將與為婚兌聞大驚曰果爾且續其斷臂矣復密遣人厚遺西部令絕婚時俺答以契召諸部兵將釋憾瓦剌諸部不應兌乃發金幣修書遣通事金鳳翥使羊羔兒賜俺

答勸之東歸俺答大喜而舊使珊瑚戈陶等監俺答西
行亦皆斤斤為俺答信俺答乃歸遣海大首領扯兒克
上表稱謝獻黃駝白駝刀甲氍毹而番僧滿頓失禮亦
附貢銅佛舍利車渠海螺兒為之進當是時兒經紀有
法縮軍費節客饗積幾五十萬屯穀二百萬省太倉太
僕銀歲輸邊皆百萬凡儲峙穀勵足以控制諸部故諸
部愈畏之先是俺答以長女啞不害之女三娘子美自
娶之而其子黃台吉鄙而淫每奪諸彝婦過百人而聽

其索食外奔獨憾三娘子擅富厚詛詈三娘子每入貢
宿兌營愬其事兌思以結之兒視三娘子賞賜宴犒無
所吝嘗以番王哈屯視中國夫人于貢日親賜八寶冠
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感之指其心誓以必報而黃台
吉諸婦如五蘭比妓且沁比妓威兀慎比妓以饑餒歲
盜葛峪堡小軍廬甲牛羊必罰不赦其後黃台吉扯力
克子孫襲王皆妻三娘子三世修貢不絕封忠順夫人
九年以原官回部扈從上大閱進陣圖兵略十年復以

右都總督薊遼瀕行執政詢邊事對曰速把亥為害久
矣其滅此朝食固也第五路統于一酋可欵以修備東
部紛雜各自為主利用戰以制欵于是首議固險前此
塞垣取弦直突則割之又山長多陴可騎而登兌令依
山為壁復曾家寨之割棄者五十里以犄古北乃遣薊
帥逐朵顏趕兇碎其帳俘其軍馬及所被掠者合數百
人其明年遼帥禦速把亥于鎮彝堡為覆待之伏發斬
大酋八亥死焉生得額孫兒斬首百級于是亥弟炒花

侄老撒卜兒悉遠伏不敢近乃進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蔭一子世襲錦衣千戶逞加仰加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兒遣遼帥截勦敗于曹家峪斬首三千餘級鹵獲無算其年入掌本部事乞骸骨疏上報可兒負氣任達嘗曰行文以氣勝當其居幕府軍書旁午必張壁酣睡意飽乃起而後據案汎應無不當其氣全也為諸生時倭寇至所調狼兵數剽掠人莫敢忤兒獨聚衆守戒曰第勿殺聽吾呼皆呼大譟震天兵果走然後追執

一二人以告主者徇之其識略如此子有字襲錦衣世職陞都指揮同知進南鎮撫司轉總兵死孫孟明襲有名

孟明字文徵鄉試擬第一副榜再試再副榜遂棄去承襲錦衣正千戶天啓初忠賢用事掌司許顯純其黨也孟明進北司理刑中書汪文言以事詔獄忠賢欲假文言獄羅織顯純承其意設五毒勒文言蔓引已書高攀龍楊璉左光斗二十六人為一通孟明接視之叱曰囚

不畏死耶諸人安肯與汝通而希以株連圖巧卸乎裂之文言連呼曰誠然獨冀緩死耳安有是也顯純亦語塞遂指孟明匿亡命矯旨下孟明本司拷訊會田爾耕亦閹黨適掌衛事惜本衛邊幅遣削籍去崇禎改元起原官進掌衛事提督東司房卒子邦輔襲邦輔字元素亦以正千戶進北司理刑崇禎末給事中姜埰以言事詔獄而行人司副熊開元因劾延儒同日收拷當是時上怒甚密旨促具牘速上蓋意欲置死地也邦輔故

緩牘待之既而上怒稍解令刑訊然必欲根柢開元所
主使時都掌劉宗周僉都金光宸俱以此得罪朝議洵
洵邦輔念其寃故為開導記口語刑及其衣即具牘出
之上猶怒不已予杖各百臨杖膚體完具無刑訊狀杖
者大訝舉朝為邦輔危既而杖者亦念二人者無罪邦
輔心無他予杖畢竟不及邦輔而罷後舉人祝淵以疏
留宗周詔獄邦輔復全之在宗周傳

論曰欵事初起疑信未一檻虎羈猿保無終駭語曰始

非難終之實難向非克者則猶是俺答萬歷之保關安
見非嘉靖之市塞也邊臣以鎮重為功而機變翕忽所
在控制卒能使保關市塞皆能有成自此以後歷三四
十年不為邊患是雖李魏之守雲中韓范之鎮西塞何
以加焉宜其閱數世而猶烈已

姜光祿公傳

公名鏡字永明餘姚人也萬歷十年舉浙江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行人陞禮部主事進主客員外郎尋拜

據寧夏而兵圍之三月不克寧夏城環湖湖四高廷議
決湖水以灌其城鏡方為主客職四裔事慮其事不就
兼有害也遂上書曰諸將計水攻必謂寧夏城卑下在
西北隅與金波湖近在東南隅與觀音湖新渠紅花渠
近如釜底然將遠城築堤以灌之如智氏之灌晉陽策
非不善顧寧夏城中百萬戶不盡賊也即不得已與賊
處不必從賊作薦居也一時為所篡無路可奔而使之
一朝盡為魚鱉於皇上如天好生之至意得無有惻然

者乎孫武一書深明五間古之名將多用間以成大功
前倅拜因劉東陽土文秀並起逆謀雖同惡相濟而反
叛之人各懷叵測始則相倚終則相猜近聞東陽殺文
秀隙已見矣今倅酋與許朝東陽三叛鼎立必有不和
下之勢若遣權譎之士入城招降而乘機搆會以離其
腹心使之自相疑貳然後重兵以臨之三叛之俘不當
獻之闕下哉書奏上頗偉其言不即行旋陞本部精膳
司郎中既而堤成賊劉之水泄功不就然後用跛者李

登懷蠟書三入城說哱拜而問以書攜東陽與朝承恩
果殺東陽朝而三叛就殲兵部欽鏡功題准以京堂員
缺推用萬厯二十年皇長子年十一未建儲貴妃與司
禮田義潛蓄異謀宰輔莫敢言廷臣亦未有言者鏡上
疏劾奏其略曰祖制建儲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聖聖相
傳無異議也皇長子春秋十有一矣當璧之徵久已表
著而主器有待凡出閣講讀選婚加冠冊立諸大禮未
經舉行此必有左右為之沮者竊聞司禮監太監田義

希附皇貴妃意旨往往妄測神聖有所轉移微陳兩可之端潛施蠱惑凡內官中與義合者共進密謀而其不合者每巧激聖怒啓皇上嚴刑峻罰用以箝攝左右絕中外之議種種邪謀如鬼如蜮臣以為田義一日在側則國本一日未定社稷一日未安內閣大臣既畏義權威首鼠兩端而廷臣宴處亦未有能救正者皇上大奮乾斷立斥田義庶陰霾消散天日自開國是正主器定矣疏上義大怒條旨杖午門外上以其言直改票革職

時鏡年三十有八越十五年而太子始定儲位乃推冊立恩予鏡冠帶閒住又越十二年卒于家又二年而光宗即位追直諫功特贈光祿卿以子逢元貴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論曰鏡禮部未有言責乃于寧夏則密進奇謀于國本則首申讜論有引裾折檻之風焉先是鏡曾祖榮以工部劾逆瑾貶外父子羔以忤相蒿父子罷歸及子逢元以修三朝要典忤魏璫見屏姜氏世以直節聞而鏡尤

卓卓云

明吏科右給事中周公傳

公洪謨字宗稷山陰人中萬歷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時福州推官周順昌負清名洪謨與之埒稱二周會福建鹽運使司委掣鹽懲墨吏翫法使洪謨順昌司掣事嘗曰自二周掣鹽而鹽政以清天啓二年舉卓異第
一行取補戶科明年辦事忠賢以傳奉杖死屯田郎中
萬燦於午門外而捕御史林汝翥於葉向高第破闥入

梓汝翦予杖中官王體乾附忠賢每疏至必鈐以片紙
條其意略而閣臣廣微遵行之洪謨到科即疏曰臣自
家抵都見一路灾荒備矣夫吳淞澤國也而加之靈霖
青徐槁壤也而重以旱魃臣嘗疑上天恩威每多偏任
何所感召而竟至於是及見我皇上震霆迅雷非不擊
斷而乃重施之失勢之言官溢寵濫恩非不優渥而乃
盡被之浸淫之內侍是豈春霖不足施夏日果可畏哉
燥濕之勢殊也今萬景已死汝翦幾斃而向高毅然請

去猶幸執政柄用方新諸臣九死不折萬一不幸而拂
衣者旋踵畏威者結舌將明旨所謂孤立者不在內侍
在近臣也皇上誠能回惠威之施一生殺之柄納大小
諸臣之諫詰萬燬之何以死究汝翦之何以杖察首輔
向高之何以即去立斥忠賢毋使以媼相之權成騎虎
之勢然後大張祖訓并勅王體乾等勿開市交之門叅
票擬之柄違干政典兵之禁如此而天變不回人心不
固社稷不安請治臣以妄言之罪不報會璫事讐欽叨

憤者思媚不止意欲重困東浙人曰越猶吳也壤比粟
均舟習水次便應詔東浙稅畝粟若干斛如蘇松例主
漕者已行單徵發東浙人比戶惴惴若中風狂走顧莫
敢訟言洪謨曰此吾事也幸覆疏未至浙撫第疏來吾
當死生爭之及疏至洪謨駁抄曰越浙鹵仰給他郡縣
東北環海而又有三江之阻義雖當輸顧安所得粟且
蹴舟踰險涉錢塘越風濤種種不便時印在掌科洪謨
用白頭抄叅以上人為洪謨危顧詞直終莫能奪議遂

止是年十二月註籍至明年二月始一出侍班而周順昌被逮至洪謨乃嘆曰二周不獨全矣自劾去先是洪謨論熊楊失律廣微失禮事詞義凜凜久已觸璫怒會洪謨同鄉有勸璫收洪謨為已用故璫姑銜之洪謨嘗笑曰吾豈不欲為官乎顧何以為人至是自劾入廣微陽謝曰毋我故而璫竟加以久依門戶之旨勒令閒住崇禎改元起吏科右給事中陞見首薦劉宗周可大用時吏部尚書王永光變亂銓法洪謨疏叅之其疏留中

不下十餘日無何上御經筵諭講官云周洪謨言是發
閣票旨百餘言明年陞兵科右給事中皇太子生充御
書使者歷潞周趙三藩又明年御書差竣時政府屢易
用事多新進洪謨乞身去將行註山東試差洪謨曰已
告病矣復膺差謾也遂去洪謨在戶科時以新餉缺乏
曾疏言不得已之取贏有八曰鼓鑄鹽法屯田出之於
地稅契典鋪散官取之於民冗役郵傳節之於官至於
多方裁省責之三方督師之臣使司農之所輸者以飽

卷七 五
猛士不以供闔茸以勵銳師不以供坐客凡兵馬器械
一若貧家之拮据絲粒皆期實濟而後國計為有裨也
上亦是其言而終不能用

論曰李應昇劾楊熊失律而死魏大中劾魏廣微失禮
而又死洪謨兩劾之豈復有生死之見存於心與媚璫
者思擇彊項士以張璫勢而致豔以官洪謨二十舉於
鄉念父通城今年老而留事之至五十而成進士彼其
不屑屑於一官者寧一日矣

明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

朱公傳

公燮元字懋和浙之山陰人萬厯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遷寺正慮囚山西土豪殺七人輦金京師屬貴人為請寄燮元論殺之出守蘇州蘇州治遷廣東提學副使御史以巡按至自貴倨於所錄士外自取二十人檄布政司填冊與鄉試燮元不肯曰侵官非法立壞其冊而榜

為首者於市御史恨刺骨誣指他事朝論直熒元而以
劣罷御史勒令去熒元乃請養家居十年起為陝西按
察使分巡隴西越二年遷四川右布政使先是朝廷以
營建殿門採川木令右使董其事凡大木生絕險遠州
郡吏督工徒入山覓得之報官報已斬伐之斬伐已運
之置大壑中候暴漲然後得出集於涪州然而吏因緣
為奸類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
坐繫至沈命不可數熒元疑其事立趨駕至涪第其上

下而簡料之凡五日竣事得大木一千七百餘章盡釋
諸繫囚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貲商算其直由江淮達京
師官無資焉乃復清川田漏籍若干畝歲抵川新餉七
萬五千有奇川人德之天啓元年奢氏反奢故猥種世
居蘭為川外徼與黔徼安氏為界皆爵宣慰而世相仇
殺奢崇明襲爵猜鷙蓄不軌聞遼左有警自請援遼陰
藉之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出兵重慶陽以餉弗給激
其衆殺撫道以下官吏據重慶城反時熈元以左使入

覲方就道蜀王率士民遮道留燮元燮元頓還立遣使持符發石砮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入援下令募民徒繕城歛米粟薪芻之在城外者穀甲燬器凡兵械所需若金鐵麻枲油燎遍督所產于州縣如是二十日而賊已至所過州縣下三十有七前所遣將屯守諸險隘悉潰敗燮元誓衆率民徒登陴賊百計仰攻不得志乘賊懈直闖賊營斬馘千餘生擒賊目數人乃遣人決都江堰水灌濠濠滿賊治橋藉其少息急清在城

民之與賊通者前後疏捕得三百人誅之出示賊賊氣
大沮乃更集諸獍疊為雲樓為旱船為陽橋以瞰城中
大抵駕竿為屋而施懸梯于其背雲樓如樓旱船如船
陽橋如橋高比麗譙而出女牆大城中人望見大怖燹
元覘其機所運如牛車然用牛數百頭牽之乃藝砲擊
牛牛奔竿折而屋傾矢石雜集守門軍殺而出大敗賊
衆于城下會援兵至賊增屯而守相持無退意如是三
月羅乾象者賊梟也諸生有陷賊營者乾象遣之歸輸

意燮元招之乾象來燮元與之飲乾象雄猜左右顧燮
元示以易傾酒數斗啖炙鼠肩一酣然假寐軒駒如轟
雷不解胄不辟刀劍乾象伏地曰公天人也縋而出自
此凡賊營舉動無不悉賊大疑待左右束濕衆心倍攜
燮元復使牙將周斯盛偽為書約內應以誤之賊以名
馬饋斯盛斯盛乃潛出與之盟而設伏以待崇明果自
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為誘也大噪崇明驚走
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城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旱船并攻

具而援兵益集乃造水牌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所過州縣嚴兵截賊歸路夜半乾象等內變賊營火起崇明父子策馬走乾象等來歸餘賊奔潰時已擢燮元都御史撫川朝命甫下乘勝逐北定敘州復重慶城斬其梟將樊龍賊渡瀘水去而其時有水西之變水西本安氏與奢氏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彥佐之聞崇明反亦乘間竊發解奢氏仇相約為唇齒起兵水西燮元既已復瀘州進兵部侍郎總督三省乃復整兵入永寧破蘭

州燒其九鳳樓蕩平其巢開疆千餘里遂上奏以外四里膏腴之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深險瘠瘠分給降將各守其土為天子保塞當是時水西賊銳甚方覆官兵于大方殺巡撫王三善貴州大震奢寅遽返蘭借水西為聲援招餘孽抗戰如故燮元乃重購降苗柏登等令所部阿友佯為叛歸居賊營輸賊情實寅初不之疑既而覺之縛阿友榜掠備五毒以刃穿友足一晝夜友不伏寅意不自得痛飲友乃乘寅醉呼其衆殺寅焚

其屍以首來獻先是朝廷以水西事急加爕元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貴州至是寅誅爕元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父喪歸莊烈皇帝即位錄平藺功加少保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是年秋敕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仍巡撫貴州爕元即上狀大簡諸將更易署置一反前督所為乃檄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四裔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說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

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畀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法舍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夕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等防遵義阿鮓怯等守鴨池三岔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裔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先抵赤水燮元謀知之密令守將許成名佯敗拔營走永寧且戰且走誘賊深入薄永寧城乃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王師四集恚甚恃其勇欲

旦夕先破永赤兵還拒諸王師急索戰成名與永將侯
良桂鄧玘等約夾攻賊玘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
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自相蹂躪死者數萬計遂斬崇
明邦彥等將乘勝勦捕安位及餘賊而蜀將以爭級拔
營先歸餘賊稍稍遁乃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
不能決其羣目復集兵迫脇諸餘孽號二十萬以抗王
師燮元會諸將且誡之曰水西地險谿谷多霧瘴莫辨
昏旦箐林悉蝮蛇猛獸即不戰鬪而兵易疲前督陷賊

中率以此敗困獸之噬未可輕也是必扼險以斃之於是焚蒙翳剔巖穴屯兵近地相持百餘日稍稍出游兵引戰而漸促以進焚其害粟斷其樵採賊且饑且困別將劉養鯤又密遣人入大方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殺故撫王三善者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唯唯遂率四十八日出降誓不敢叛而黔人自軍興來歲食餉百萬不樂罷殺其使奪其所獻馬燮元斬數人始

定乃遂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苗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者控扼苗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使不敢卒入為寇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人賦水田十二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芡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

子孫卽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苗漢相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苗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為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苗

日備我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
自實無勾軍之累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
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疏聞
詔可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加少師蔭一
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
九年詔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
平之乃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
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

氏土舍普名聲作亂朝廷命討之名聲伏誅龍場壩者
水西地也水蘭相仇殺爭此地時屬蘭時屬水其後二
姓盟以其地假蘭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
里山箐峻險不產五穀蜀人欲為設官屯兵以自廣而
故帥侯良柱貪橫燹元劾其罪良柱修怨借拓界以責
燹元燹元疏曰臣惟禦苗之法治以不治今水西既納
欵蘭殘孽安敢負固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
地陡臨苗穴四面孤懸而中限以水必築城守渡則轉

運煩費多所未便然且內激蘭苗必死之鬪而外挑水
西以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非疆場福也書上
下詔詰責之燮元持其說上無以難及安位死無嗣朝
議必用兵郡縣之燮元復上疏曰水西各苗恃其險固
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疎族遠條紛然爭立臣奉明詔
一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
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
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同

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亦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矣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獨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来聞有反者非他苗之好叛逆而定番之獨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苗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苗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叅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十一年春熈元卒天子震悼賜祭葬

元軀幹宏偉年七十飲噉如少年室無姬媵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其介鎮川貴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朝居處節約儼韋布士焉其為人明敏而有度量雖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應之各有理居軍中未嘗置記室知人善任人樂為用其禦苗一以恩信不妄殺一人故所在親附既歿皆罷市巷哭不輟內江有牟康民者隱士也佯狂當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召之不肯至凡有軍事

或咨之悉中後不知所往子兆寧襲錦衣衛指揮使次
兆宜襲錦衣衛指揮使陞南鎮撫司僉書管事次兆憲
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次兆宣後軍都督府都事

論曰劉宗周曰燮元沉毅如魏公忠誠如汾陽練達如
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略大類趙營平陳子龍曰夫自
漢以來通西南徼者大率疲所恃以事無用燮元不侈
言功名而力抗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偉哉或
曰天啓之季政在閹寺燮元不歸功閹閹而以是失侯

嗟乎何必侯矣爕元建石城三十五曰省會北關曰開
州曰龍塲曰虎塲曰鎮西衛曰狎狼曰息烽所曰劄佐
土司曰九庄曰詰戎所曰陸廣曰乾溝曰簞箕隴曰鴨
池曰樂平曰鐵王旗曰廣順州曰鷄塲曰青崑曰馬塲
堡曰烏江曰連雲曰有嘉曰板橋曰恬波曰馬塲曰亦
資孔曰清豐曰定頭曰尾洒曰石基曰小龍塲曰黃絲
曰楊老曰涼傘曰廣興鎮曰隴落堡曰巴香修舊城十
三曰普定衛曰安莊衛曰新興站曰查城驛曰普安州

曰甕安縣曰施秉縣曰烏撒衛曰赤水衛曰永寧衛曰
普市曰摩泥曰平壩

姜尚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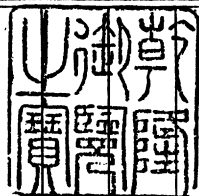
公逢元字仲訥會稽人萬歷進士父鏡光祿卿臨卒遺
言曰立朝勿植黨時逢元已官翰林進中允而其第一
洪亦成進士二子佩其言故當崔魏時逢元一洪皆自
言非黨人既而逢元進國子司業克講官科臣楊所修
建言宜纂定要典倣世宗朝明倫大典故事而呈秀矯

旨開館敕大學士顧秉謙以下二十三人分總裁纂修
謄錄收掌而以逢元非黨人可用列逢元副總裁官例
總裁官入館據上座舉筆判諸館務逢元舉筆忽長嘆
衆愕然問故逢元視所舉筆示衆曰吾持此有年矣今
欲用之而有違于心吾敢違吾心以強持此哉遂閣筆
出先是逢元為講官講虞書退有後言大聲曰後言非
他謂既退而小人間之則大臣有言言小人之得持其
後也御史趙南星曾用其語入疏中忠賢銜之至是矯

旨謂呈身門戶革職崇禎元年起詹事仍克經筵日講
官尋自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凡九枚卜不用後上親
御門出諸章奏召廷臣給筆札各試票擬次日傳逢元
及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以下九人吏部錄年貌履歷
上之上已用逢元而內侍曰孰有講官如逢元者復止
至九年致仕逢元少時夢斗魁贈詩中有金殿簪花字
自謂殿試必第一既而不驗至是將去會皇太子行冠
禮克逢元三加官簪花殿中逢元乃嘆曰然則吾之終

此官豈人事哉

論曰逢元在禮部時唐王弼從父越關入都都人洶洶
羣以宗藩事責之逢元逢元啓閣密處之而人不之覺
何縝敏也顧逢元以闕去官而逮乎既用則仍為闕沮
主有明闇煬竈則一異哉若夫西州豪傑自言為黨人
今自言非黨人嗟乎可以論世已



西河集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七十六至

詳校官編修

臣

曹城

助教

臣

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仲耀淞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七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

四一名
四忠傳

周文忠公傳

公名鳳翔字儀伯山陰人以大興籍為督學左光斗取生
員第一崇禎改元登進士歷官司業許士柔者祭酒也為
翰林時曾撰故左都高攀龍誥文有年矣至是謂失當降

其官調之鳳翔曰臣故翰林也例翰林撰詞苟不當則閣臣
竟裁之否則駁回使另撰而士柔于十年前初擬之詞未聞
駁回使改撰也今忽曰失當是以閣臣之罪罪士柔也且誥詞
非不當也當崔魏肆燄臣節幾盡含血負肉誰不畏死樂
生而攀龍首以身殉皇上既憐而褒之中外相望以為褒忠獎
烈不知宜如何鼓勵今徒以中書科先入寶簿及其子世學不
諳事理之故反指摘誥文遲其贈卹夫褒諡之典久奉于王
言而綸綍之詞未頒于尚壘使泉壤悲殊恩之久稽而輿情

咎載筆之有失則是以世學而累士柔以士柔而累攀
龍恐非陛下褒忠獎烈之盛心也不報既而遷諭德充
東宮講官是時賊勢迫召對平臺問滅寇之策言論忼
愾上為流涕會軍需告急議稅民間間架錢鳳翔曰事
至此是宜收拾人心時也尚可括民財以搖國勢耶昔
賢謂民心一失不可復收國勢一傾不可復振正謂是
也尚書倪元璐亟持其言亡何京師陷有傳駕出狩者
鳳翔思扈蹕倉皇奔探見賊據殿坐而魏藻德陳演侯

恂宋企郊等各帥百官入朝賀鳳翔至殿前視之大哭
急從左掖門趨出百官皆驚怖不知所為而賊第顧之
不為問庶吉士張家玉者鳳翔會試所取士也抵賊書
詬賊賊縛之夾兩刃脇降不屈且其言辯愈侃侃賊怒
甚曰是何物子急取其父母來剗其腸觀之家玉心動
乃陽為好言謝賊賊舍去歸而詢鳳翔鳳翔拒之曰安
有此事而問我者吾父母猶在也夫吾不能為二親生
矣家玉出鳳翔作書辭二親其詞甚哀書畢再拜慟哭

自經死其題壁詩有曰白頭二老哭忠魂蓋痛之焉南都僭號謚文節贈禮部侍郎祭葬封贈三代如其官

大清順治九年追卹前朝殉難官贈禮部侍郎祭謚文忠初鳳翔為司業時監進溢米則諸生廩也鳳翔獨不受儲之得數千石賑飢民靈璧侯家奴辱諸生鳳翔撰封事侯徒跣拜大成廟伏罪不聽必捕其家奴付刑部乃已其清峻如此其後張家玉起兵廣州抗

王師累破龍川博羅連平長寧諸縣退屯增城轉戰凡

一年力屈死

明少傅兵部尚書前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祁公傳

公彪佳浙江山陰人也字幼文年十七舉于鄉中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推官瀕行跪其父故參政承爍請教承爍不答或問之曰不見夫誨汭者乎纈壺而扶甕人藉以肘終其身不能汭一旦挾諸清泠之淵翻壺却甕攫其身入水而汭成矣今者入官則翻壺却甕之時也

彪佳去果以賢能稱嘗出撫亂兵斬其渠徇于軍門崇禎四年考選擢御史時京營操兵遣七太監主兵政彪佳激切諫久之巡按蘇松預以十革十四申九詢檄下屬革者革其弊也申者申其所當行也詢者詢其何者可行何者在所革也乃據屬所答覈之定黜陟會蘇州無厲名打行廉其稔惡可殺者四人械于衢集鄉三老詢之曰是可殺否鄉三老曰可即又詢諸觀者曰是可殺否觀者曰可于是掄大筆筆末量五寸積一寸半每

筆十易操筆一筆至死驗之陳其屍而宜興鄉官陳一教奴客播虐怨家刑牲焚其廬劫肆其屍墳彪佳先捕諸奴客正法平衆心且盡追還所佔掠男女田產而奏奪陳氏父子官然後治諸怨家之為亂者時彪佳回道居上考而舊輔延儒與陳氏僚壻怨彪佳執法陰嗾中官駁彪佳下其等降級上親索筆改罰俸當是時人憾彪佳寬而猶幸上之知彪佳云彪佳為人修長潔白風度奕然而遇事敏斷時乞病家居猶立賑災法賑東南

飢寧紹台三府十九縣皆倣行之乃以病假過八年自
劾請照過五年閒住限例而詔起掌察召對賜茶餅會
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彪佳遇于朝面折之叱
昌時陰陽攬權要散法疏叅昌時昌時故叵測而彪佳
是時又以疏留掌院劉宗周為上所忌至是疏入恐從
此重得罪人人為彪佳危而上疑昌時謂彪佳言是既
而昌時敗彪佳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諸臣援宋高故
事擬以福王為兵馬元帥彪佳曰監國本朝故典也何

遠引為議遂定未幾有傳正大位者彪佳抗言曰甫監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羣帥勸表未至即有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為恥況其他乎然是時邀功者駕言本兵史可法有二心可法懼雖是彪佳言不敢持遂以蘇民變謂彪佳素德蘇出彪佳安撫蘇州彪佳所至設先帝位率衆哭即諭以大義且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使人心得安乃揭榜于路曰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斬丹陽亂民三人

以徇先是蘇民以鄉官項煜從賊剽其家而嘗熟亂民
遂借討叛名焚鄉官時敏宅燬其棺之未葬者而暴其
陳人彪佳至捕其為首者斬之而嘉定華生家奴客為
亂合他姓奴客同時起縛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所至數
萬人彪佳盡捕之斬數人餘悉掩獄令曰有為原主所
保者貫其死於是諸奴客家皆膝行搏顙乞原主赦免
遂募士為蒼頭軍親教戰適興平兵攬丹陽市錢浙兵
勤王者不平鬪而傷軍民大譟城閉彪佳率蒼頭馳治

斬興平兵興平伯傑夙憚彪佳名至是忌之揚言且移兵丹陽以伺彪佳彪佳却以牒復約會傑于大觀樓時傑踞瓜步大觀者瓜步樓也傑謂彪佳必不至至期風作傑笑曰祁撫不至有辭矣頃之隔江帆起破浪頃刻達岸傳呼曰祁都堂至矣撾鼓入傑聞之大駭衷甲出迎及門見彪佳角巾單衣攜胥隸各一人又大喜手揮部士去勞且拜坐語久之起指江誓曰公鉅人也公在傑敢越尺寸以溷公者有如此江乃屠宰饗彪佳彪佳

一舉箸而別既而士英憾彪佳適劉宗周劾士英阮大
鍼謂彪佳同為之嗾其黨張孫振劾彪佳二心阻監國
正位為潞王地彪佳不與辨祇疏辭定策功所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竟去

大兵下江南貝勒以書幣聘宗周彪佳彪佳沉水死死
時別家人駕言應聘將渡江宿所構山園夜開牖望南
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
世矣詰旦家人失彪佳所在見柳陌淺水露巾角曰是

耶蓋入水端坐云後唐王僭號贈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

俞御史傳

公志虞字際華浙之新昌人登崇禎七年進士授四川順慶府推官故事推官為巡按耳目卑而要每新到官奸胥于此覘夷險即甚簡易亦先為煩苛令可畏憚而志虞平平且曰此地當奢氏之亂獮難民苦兵久矣誰謂治蜀必嚴者乃大發滯囚釋積繫開司獄放去獄為

之空無何流賊入成都道經順慶鄉官請集民堵禦而志虞不可曰寇之深入必有大兵追蹙之以民迎敵徒棄民耳吾堅城以待正恐追軍之尾此當不遠也已而果然會重慶闕推官調志虞往民哀留不得乃令志虞兼攝之十五年行取召對平臺親策安邊弭盜數事條對稱旨授貴州道御史乃復上輯盜練兵選將任賢屯田十餘疏遂奉使巡山海居庸兩關故事先東巡山海巡畢報命然後復西巡居庸而志虞于十六年十月東

巡已竣乃于十七年三月赴都將西出而闖賊警至吏請志虞行曰官出使則無與他事即使前途有梗者可假此避也志虞叱之曰人臣不為王事死而借王事以生乎不行十九日城陷志虞自縊其子泣救之曰未知聖駕在何所探而後殉未晚也志虞不得已姑唯唯然已不食坐露地不入室處二十三日賊出梓宮于東華門志虞匍匐往撫宮而慟賊詢之曰此關院也舍之去入夜遂縊于新昌會館衣有紙云死固吾分吾不死于

院而死于此者吾已在巡且恥院中有此官也南都尚書張捷請贈卹贈太僕少卿謚節愍而以其在巡比之身死封疆者復與衛景瑗朱之馮三人同賜祠祀

明左都御史戴山劉先生傳

先生名宗周末生而其父秦臺公亡念之號念臺起東其字也少無衣綿外家為之製綌袍拓落如襪長猶衣之嘗從外舅學壽昌走烈日百里孿一足萬歷辛丑成進士授行人故事舉人入國子始預謁選宗周急祿養

冀以舉人得早授就國子試乃釋褐而太夫人逝服闋以薦起原官疏東林學不報因告歸先是宗周於服闋之隙曾講學東林書院東林者宋楊文靖祠而顧選郎與高大行講學其中後所稱東林黨是也時選郎已死朝士從大行游務持清論別流品而小人不便攻之宗周負清望政府之銜東林者思借以引重且擬處宗周選部以奪其志及疏入而攻者四至時宗周以行人告歸御史韓浚糾其後且欲中以考功法考功郎趙士諤

訟之免熹宗初政盡起廢籍諸君子諫官惠世揚薦宗周而大理卿鄒元標繼之起禮部主事自二十四歲釋褐至是已四十四歲始一遷凡二十一年時客魏將亂政諫官言者相繼去宗周起九日拜封事糾魏進忠客氏進忠忠賢也時多言客氏而進忠之糾自宗周始進忠銜甚然終以勢未橫傳旨杖六十輔臣葉向高力救改罰俸於是遷宗周光祿寺丞未幾遷尚寶少卿又未幾遷太僕寺少卿宗周以一歲三遷未安且客魏勢轉

盛疏辭三上不報以病行故事三品以下無辭官禮宗
周獨辭之太宰趙南星重宗周起宗周通政會副都御
史楊漣劾忠賢忠賢怒盡逐東林諸君子宗周甫疏辭
即革職奪其誥命於是大興鉤黨獄緹騎遍天下御史
惠世揚被逮辭連宗周王侍御業浩救之乃止崇禎改
元忠賢誅給削籍官誥起順天尹宗周集諸師儒示聖
賢為學之要詔三老嗇夫興利剔弊所屬奸胥有乾沒
帑金狀論如律勲戚家人及豪強不法抑之絕中貴請

謁盡驅伎童優女焚權家所畜戲仗炫服武清伯奴客
爭道毆諸生直入武清第捕得之撈掠加三木示長安
街會

王師大入邊所屬老少奔都城乃請撤九門諸稅發內
帑賑給平糶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為甲甲有長十甲為
保保有帥十保為鄉鄉有伯由鄉而坊而城而畿各以
五為數而攝以官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
舉之不舉者坐適遵化失守而近輔之流移者日千百

至廷臣慮藏奸議勿納宗周曰此京兆事耳遣屬籍姓氏居業記以篆符宗周驗符入分插之而聯于保甲發贖鍰設粥僵者使就火室道殣給藁其間左單戶令富民互相贖時

王師攻德勝門督師袁崇煥抵之不勝上不視朝而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進馬騾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之說欺上者夫與斯土為存亡者京兆也疏請臨御自卯至酉跪午門不去諭遣之乃集京兆官屬暨鄉大夫士

父老子弟于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哭而祭之布死守之誓衆皆哭

王師退宗周瘞戰亡將士自德勝門凉水蘆溝諸處瘞骨三萬標以柳榆乃復陳善後之策曰選有司撫流亡聯保甲練民勇已下部而宗周於保甲之法尤加申飭曰籍曰政曰教曰禮曰養曰備曰禁輯書以獻乃復裁京兆冗費一萬六千餘金而大興宛平費額尤甚悉裁以舊籍權貴無敢難者於是陳祈天永命之要為更化

之端其旨在除詔獄捐新餉而要歸于化門戶意見語
侵輔臣時上方持法切責黨人無財賦以佐軍興而宗
周所言適中之怒曰必捐新餉則軍需何措着奏宗周
覆奏謂遼左額兵額餉原自相副若緣邊州縣各選土
兵自三百以上至千而止量給食械為兵餉給為農餉
懸何至如新餉五百餘萬之多哉且京兆裁冗萬六千
金抵之續派萬二千三百金而有餘推諸天下猶是也
且陛下修德廷臣孰敢私其利者上終以為迂責之宗

周疏乞歸越五年上以體仁在閣久專務刑歛致民窮盜起且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臣工親試之且推在籍堪任者廷臣推禮部尚書孫慎行侍郎林釭并宗周而慎行道死陞見有日承旨范仁誤傳令宗周先見上不悅論仁城旦及見而宗周以修德舞干為禦敵計上顧體仁曰滿桂之敗宗周在朝也此時能舞干羽耶因相釭改宗周工部左侍郎宗周乃直陳時政思轉亂為治其要在抑宦侍不使侵政去市井言

事若陳啓新者而下尺一以招流亡上怒甚輔臣因爭指其隙上反改顏曰宗周直臣不度勢量時夫盜賊遍天下而欲以尺一勦除何也會推閣員三推皆不報上意在宗周而究以迂濶且謂宗周學有餘而不足於用遂止既而體仁修黨人隙擠文震孟諸公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輩皆得罪宗周復請告自起用至是凡百日瀕行貽體仁書數之會

王師再入宗周在道聞復用中官監軍馳疏諫中官恚

甚羣詬之而體仁復指以為黨革職越六年復起吏部
左侍郎甫就道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召對文華殿退
集御史于庭嚴飭之臺中肅然乃申巡城職掌察九門
官吏不法設鄉三老揚高皇帝大訓即以鄉老行保甲
法咨五城御史著為令無何上惡諫官姜埰言已下吏
議而行人熊開元糾輔臣延儒縛開元并埰付詔獄宗
周思救之時上方召對或傳中旨斃二人獄宗周昌言
曰刑人于市禮也焉得私斃諫官此不可不諫衆許諾

及對竟戶部尚書傅淑訓頓首請釋塚開元上不納餘
無言者宗周直前爭之且曰言官可用即用之不用即
置之縱或得罪亦當敕法司擬議而遽下詔獄是朝廷
有私刑也上怒曰司衛皆朕刑官何公何私且朕不得
自問一在廷官乎宗周爭不止上大怒乃曰吾固知開
元疏有主使也宗周免冠廷臣為宗周謝僉都御史金光
辰特申救之上怒甚目為朋黨敕革宗周職而光辰亦
降調外次日有舉人祝淵赴公車疏留宗周上益怒坐

淵妄言朝政下吏議而宗周以掌憲六十日去甲申之
變宗周荷戈號跣呼督撫討賊而南都新建以原官起
至丹陽劾輔臣馬士英責其不討賊而變亂新政士英
怒會浙撫黃鳴俊提卒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道關
事聞朝廷士英遽指宗周與鳴俊懷異將入清君側為
廢立計宗周入朝不聽見士英乃修黨人隙特薦逆案
阮大鍼知兵既而起大鍼兵部右侍郎宗周糾大鍼不
報拊膺曰吾不可復居此矣遽歸

王師入浙將軍李羅遣書徵宗周會宗周絕食死死前
一日門人王毓著自沈柳橋上宗周書曰毓著已得死
所矣先生早自決幸毋為王炎午所弔宗周得書呼其
字嘆曰元趾吾講學數十年得子隨之足矣宗周幼學
外大父南洲章公既而師事許孚遠分別理欲遂與同
籍劉永澄詣高大行攀龍受古本大學及歸魏給諫大
中造講既而同總憲鄒元標講首善書院至避璫難輯
皇明道統錄始遜志終陽明涇野大抵所學由刻厲而

漸就涵養嘗曰吾今而知主靜之要也崇禎辛卯由京
兆請告立證人社同郡初彪佳受學是時弟子日衆乃
著第一義等說九篇輯聖學宗要以濂洛關閩姚江為
合一學及為少司空每於在官頃記所獨得曰獨證篇
于是辯太極之誤闡大學誠意中庸未發之旨大抵一
中和兼動靜合本體工夫而要歸于立誠晚年著讀易
經說著易鈔既又著經籍考編輯十三經諸子史傳之
有裨于教者其言逾博而旨逾謚夫道一而已矣宗周

家會稽戴山稱戴山長居貧食不兼蔬入官寓朝房嘗起少宰道乏食臨朐令以十金餉受之至前途得故人所遺金趣遣還令及罷總憲歸不能行朝士歛贐餽之不受其後赴南都以冠服久敝假冠于從子之宦者歸而還之笑曰吾不可掛他人冠也其介如此

西河集卷七十六